

独行



丛书

陈平原
著

独学者
的人间情怀

珠海出版社

陈平原 著

学者的
人间情怀

珠海出版社

(粤)新登字 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者的人间情怀/陈平原著

(独行者丛书)

ISBN 7-80607-107-5 ¥11.20

I. 学...

II. 陈...

III. 文学—散文—当代

IV. I267

学者的人间情怀

©陈平原著

终审:成平

策划:成平 刘亚伟

责任编辑:李一安

装帧设计:鲍金星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话:3354041 邮政编码:519015

印刷:南昌市群众印刷厂

开本:850×1092mm 1/32

印张:8.625 字数:165千字

版次: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11.20元

总 序

曾 卓

在当今散文随笔热、散文随笔丛书热中，《独行者丛书》自有其独特的个性和风格。

它的作者虽然既有学者，也有专长于小说、散文的作家，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在学术或创作的生涯中，将经历的个体生命的体验放在一个具有思想性、精神性追求的背景之上。因而在每一集中，都不乏对一些学术性问题的探讨，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思考，给人以启发和启示。作者们以各富个性的笔调，或描述，或议论，自如地表达，拥有一般散文随笔的特色，却更具有耐读性。

我很赞赏“独行者”这个词。

“独行者”，首先是思的一种状态，是思的一种独立特行。我们沉溺于人云亦云太久了，以致我们不敢、不会、不能思的独行，而思的入门往往是从独行开始的，非“一哄而上”所能奏效。

因而他独行，却并不孤独，因为他并不脱离人群，更不是离群索居，只是不愿随波逐流罢了。他知道，他所说的都要通过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思考，通过自己的声音，而不能让自己的身体成为他人头脑的行尸走肉。

在这里——

“独行”不是逃避，不是孤芳自赏，它只是探寻更开阔的视野，更多维的生存空间。

“独行”不是霸权，不是“一言堂”，它只是在独断与喧嚣之外能倾听死亡与新生的自然节律，它是应着生命的召唤而去的，那里同样有他人新生的权利。

“独行”不是故作姿态，不是沽名钓誉，它只是独立承担自由的苦役，走自己应走的路。

.....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在这块土地上，已有愈来愈多的“独行者”，他们独立互补，构成今天生动而丰富的格局。

这或许正是我们的希望之所在。

走自己的路吧，唱自己的歌，这个世界就不会单调沉寂。

自序

本书所收集的，主要是我近年谈论“学术”的短文。有的属于文化评论，有的是随笔，有的则可能被归入小品。可以不作文体辨析，因为，本来就不是完整的著述，很难谈得上统一的风格。把若干散乱的短文集在一起，目的是呈现一个学者对于其职业道德、社会功能、操作技术以及精神追求所作的尚属认真的思考。需要说明的是，不同于费希特之“论学者的使命”，或者韦伯之“论学术作为一种职业”，这里所能提供的，只是关于当代中国学术的“随感”。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除了“博学”与“慎思”不可偏废外，我想，还应该包括对于“博学”的“慎思”。转译成现代语言，便是对于作为一种职业的学术研究的反省。反省可能面向整个学界，也可能主要针对自己——我越来越趋向于后者。因为，对于成熟的学者来说，治学确实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而且，过多的“提倡”，容易招来“争夺话

语霸权”的猜忌。前些年之所以对学界现状多有批评，一是“好为人师”的职业病，一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人间情怀”。

真不知道，日后“修炼渐深”，是否会多扫自家门前雪，少管他人瓦上霜。作为学者，当然主要以专精的学术著述贡献于社会；撰写文化评论，在我，主要是保持“人间情怀”的特殊途径。并非鄙薄此类文章，而是深知其中甘苦。一般来说，专门著述需要含英咀华、沉潜数载，发言时心里大致有谱。反而是此类不吐不快、一挥而就的短文容易“露馅”，故实在不敢掉以轻心。这还只是说到文章的知识层面；至于立论时的有洞见，不媚俗，能裁断，更属不易。

将论学的短文汇成一集，对于作者是便于检查近年走过的足迹；对于读者则不妨从中窥见90年代初中国学者的心路历程——我想，这比具体的学术主张更值得回味。为了使得思路稍微完整，我从已经或即将出版的《大书小书》、《书生意气》、《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抽取若干文章，这点恭请读者谅解。

以平常心处世，也以平常心治学，并非“逃避崇高”，而是不敢大言欺世。近年所撰论学之短文，多取低调——虽然其中也不乏自信。去年年底，在一次座谈会上即席发言，报道出来的是下面一段话：

今天会议讨论的学术规范化，学在民间等，与我们这几年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我想谈谈在这种努力中碰到的问题，其次才是

需要供大家思考。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谁给你权力来定规则？其次才是需要什么样的规则？这里不想涉及学术霸权之类，而只想指出不同学科的规则实际上是各有特点的。所谓学术规范化，除非只是指最普泛的形式特征，如文献引证、注释体例之类（这现在已开始，故不成问题），否则再往前走，就会碰到各学科特性不同的问题。无视这一差异，易于产生偏见。如搞经济学、社会学的朋友，可能就会认为搞文学研究、哲学研究的朋友，缺乏规则，不够“科学”等。此外还要注意，规则是供规范中等之才所用，为学术研究提供一个基本的入门途径。随着研究的深化，许多规则最后会被超越。

另一个问题涉及学在民间。所谓民间，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许多群体与个人组成的。随着刊物增多，“民间”还会日益分散。所谓“学在民间”，并不是要弄出一个新的统一体，来取代旧的统一体。现在许多谈论民间的人，无形中都假定自己所在的团体是中心，以为从此逐渐辐射，可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民间”。这是以中心心态，从边缘向中心挑战。恐怕我们这些身处北京的学者，更应当警惕并避免这种狭隘的中心心态。就我这样搞人文的人来说，甚至主张自我边缘化。

这段刊于《东方》1995年第2期的发言，虽语焉不详，也约略可见我的自我边缘化策略，以及对学术研究中个体性的强调。强调学术研究的个体性，必然注重著述之外的生命体验。这也是我把“四十自述”这组文章编入此书的原因。对于个体的学者来说，反省治学经历与追忆逝水年华，二者密不可分。

至于收入一篇关于苏曼殊的短文，明显与全书体例不合。一来此书在曼殊家乡出版（曼殊原籍香山县沥溪乡，今属珠海市前山区），即便“体例不合”，也都情有可原；二来希望借此表达我对“行云流水一孤僧”的怀念——此君在我的学术生命以及情感体验中，都曾占有独特的位置。

清人章学诚在《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中称：“盖文章乃立言之事，言当各以其时。即同一言也，而先后有异，则是非得失，霄壤相悬。”基于此，章氏主张：“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岁月，以备后人之考证。”今日中国，不少报刊编辑喜欢删去文末“无关紧要”的年月日，大概是为了节省篇幅。殊不知这么一来，后人无从考证——出版社不希望注明初刊；即便注明，文章面世所需时间迥异，初刊也不一定能说明问题。补上初刊时被删去的“撰述岁月”，各辑文章依写作顺序排列，目的是借以显示学术思路的演变。

最后，对于在关键时刻帮助我摆脱惶惑的朋友，以及先后发表拙文的报刊，深表谢意。明知只是“一文不值”的书生人情，也不敢不送。

1995年4月24日凌晨于京西蔚秀园

目 录

自 序	(1)
-----------	-----

学术随感(一)

告别“诗歌”走向“散文”	(3)
“文摘综合症”	(6)
“愤怒”与“穷”	(9)
关于“学术语法”	(13)
“不靠拼命靠长命”	(17)
学问不等于人生	(21)

学术随感(二)

学者的人间情怀	(27)
学术史研究随想	(36)
独上高楼	(42)
超越规则	(56)
走出“五四”	(69)

人文关怀(一)

近百年中国精英文化的失落	(79)
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	(101)
学术史·知识分子·民族主义 ——与东京大学渡边浩教授对话	(124)
中国教育之我见 ——答日本《文》杂志问	(146)

人文关怀(二)

关于《学人》	(155)
《文学史》集刊编后三则	(157)
“北京学”	(162)
读书，读什么书？	(165)
“事事不关心”？	(169)
《学人》的情怀与愿望	(173)

四十自述(一)

- “四十”与“自序” (181)
十年一觉..... (184)
踏雪访梅..... (189)
满枕蝉声破梦来
——怀念吴组缜先生..... (194)
四十而惑..... (199)
“萧瑟昌平路” (205)
子欲养而亲不待..... (209)

四十自述(二)

- 《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小引 (215)
《书生意气》小引 (222)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韩文
译本序..... (226)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小引
..... (229)
《苏曼殊小说全编》前言 (239)

台湾行

- 风雨故人..... (251)
“书香社会” (254)
胡适公园..... (258)
南港学术..... (262)

学术随感（一）



欧阳修 《伶官传序》

独行者丛书

既济 亨 Henry

告别“诗歌”走向“散文”

幸灾乐祸也好，呼天抢地也好，无动于衷也好，人们都不能不正视这一命题：学术正在贬值。

就看你怎么理解这“贬值”两个字。如果这指的是应用学科被推到前景，而学术性更强的基础理论研究不受重视，跟经济建设没直接联系的文史哲等古老学科甚至受到冷淡，这的确很可忧虑；如果这指的是商品经济的冲击以及知识分子待遇的低下，以至学者不能安心治学，而必须盘算如何“生产自救”，这起码也不是什么好兆头；但如果指的是学术研究不再受到公众的关注，不再有“雄文一出举国欢腾”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那我倒觉得很正常，既不可喜，亦不可悲。

学术研究本来就是“寂寞的事业”，没多少油水好捞的。前些年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出书容易，惊世骇俗容易，滥得虚名也容易。一时间学术界似乎也成了“名利场”。如今又回到了“冷板凳”，这

可就苦了那些没赶上趟的莘莘学子，只能“遥想前辈风流”了。

梁启超有篇名文《过渡时代论》，其中谈到过渡时代容易出英雄。出政治上的英雄，当然也出学术上的英雄。“五四”时代能出英雄，前几年也能出英雄，如今则连“各领风骚三五天”都不容易，英雄似乎消失了。没有英雄的时代，未必学术成就不高，只不过缺乏戏剧性罢了。

激动人心的呐喊着呼啸着前进的学术变革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接下来的，该是没有多少诗意而又更加艰辛的常规建设了。对于血气方刚的青年学者来说，这无疑是十分令人沮丧的——不管是这几年出尽风头者，还是尚未登台表演者。沮丧归沮丧，适当调整一下心理状态，乃至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还是必要的。就好像新学期开始，小学生们必须把假期里跑野了的心收回来一样。

当然，也有人“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从来没“跑野”过。可这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对于那些没有一点功利心、没有一点虚荣心、没有一点狂态，没有一点醉意的“纯学者”，我历来敬而远之；有时甚至不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或者缺乏才气故作镇定、或者出于矫情大骂葡萄酸也未可知。我佩服的是能“跑野”也能“操正步”；该“跑野”时“跑野”，该“操正步”时“操正步”。当年“跑野”时甩了一拨人，如今“操正步”还会甩下一拨人。读书做学问也真不容易。

一代诗僧苏曼殊的小说中，常常出现这么一种尴尬的局面：男主人公在热情执著聪慧果敢的西化女性和娴静高雅温柔含蓄的东方女性面前丧失选择的能力，只好悬崖撒手皈依我佛。这种主题模式在现代作家笔下不断重现，只不过“五四”时候西化女性占上风，40年代东方女性占上风而已。尽管作家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这种选择更多的是时代逼出来的；内心深处很可能都像苏曼殊那样，在两种女性、两种生活理想、两种处世态度——借用矛盾的术语：诗歌与散文——之间徘徊。

“没有英雄”、“缺乏戏剧性”、“操正步”、“常规建设”，这无疑都是散文时代的标志。也许，只好做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告别“诗歌”，走向“散文”。

但愿，就在不久的将来，我能把这题目倒过来再做一遍：告别“散文”，走向“诗歌”。即使那篇好文章一时难产，也不妨为这散文时代保留一点诗意，或者创造一点诗意。以免“寂寞的事业”过分寂寞，散文的时代过分“散文”。

1988年7月